

新曦文论

一行禅师的“入世佛教”活动：概念内涵与表现

Zen Master Thich Nhat Hanh's "Engaged Buddhism" Activities: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Performance Aspects

范怀风*

(PHAM Hoai Phong)

摘要

一行禅师（1926-2022）是越南和尚、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和平倡导者，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他在上世纪60年代发起“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运动被看作是现代佛教的新趋势，并逐渐在世界上特别是欧美各国被广泛接受。由此可见，一行禅师“入世佛教”活动不仅给世界各地的佛教生活增添新的活力，而且对世界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考察文献、历史学方法和系统研究，本文将探讨一行禅师“入世佛教”活动的概念、内涵，同时指出他在参与活动和弘法生活中的表现、特征与价值。

关键词：一行禅师、入世佛教、越南佛教、特征、价值

Abstract

Zen Master Thich Nhat Hanh (1926 - 2022) was a Vietnamese monk, writer, poet, social activist, and peace advocate with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world. He began the "Engaged Buddhism" movement in the 1960s and it is known as a new trend of modern Buddhism. It is gradually accepted widely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t can be said that Zen Master Thich Nhat's "Engaged Buddhism" activities not only gave a new life to Buddhism, it also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spiritual life of human beings around the world. By examining documents, employing historical study methods, along with systematic research,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ich Nhat Hanh's "Engaged Buddhism" activ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point out his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in participating in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his life preaching the Dharma.

Keywords: Thich Nhat Hanh, Engaged Buddhism, Vietnamese Buddhism, feature, value

* 范怀风 厦门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thichphuocan@gmail.com

一、前言

“入世佛教”是近现代佛教出现的一种新潮流，作为世界佛教人物的杰出代表，一行禅师被看作是“入世佛教”的代表。他的入世佛教运动始于六十年代后期的越南，并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方开展。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红村（即今法国梅村禅修中心的前身）之后，通过正念禅修方法和同情心训练，他和梅村僧团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入世佛教”活动，使“入世佛教”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有名。众人通过接触和修习这种禅修和培训爱心的方法，寻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克服了生活中的困难，懂得了如何照顾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懂得如何培养同情心，努力为社区分享幸福和安乐的价值观。

可见，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一行禅师提出的入世佛教，有许多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帮助佛教逐渐确立其在促进个人和社会道德进步的使命中的适应性。本文从考察一行禅师原始材料的角度，试图确立他所倡导的入世佛教完整内涵，还将指出其主要活动特点和价值。

二、认识基础与“入世佛教”的形态

“入世佛教”是佛学的一个概念，也是二十世纪初出现参与社会生活的佛教思潮，这个佛教思潮与二十世纪初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发生的佛教现代化运动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亚洲见证了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强大传播和渗透。这种转播效应深刻而全面地影响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因此，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深受这场现代化运动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佛教领导人或有影响的佛教人士也意识到，面对这股来自西方的强大现代化浪潮，佛教需要做出相应的行动来适应社会生活。这是第一个认知基础，也是20世纪初佛教复兴运动的重要前提，最终导致亚洲和东亚社会入世佛教思潮的出现。另一方面，在佛教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也是促使佛教领导界思考佛教复兴与现代化道路的因素。换句话说，面对当时佛教的严重衰落，佛教领导界意识到，不能再继续保持缺乏活力的传统生活方式，而必须大胆将佛教生活改变、更新。只有这样，才能使佛教在人类生活中继续存在和发展。¹

在日本，现代化的努力始于佛学和弘法的前沿。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佛学研究方法，用科学的视角来研究佛教，不仅有助于日本佛学基础的蓬勃发展，而且对西方学者和人们对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思想与修习方法，具有反思、纠正或提供正确看法的作用。在中国，太虚大师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人生佛法”概念的人，可以说是佛教对这股现代化浪潮的回应。他采取了“三大革命”的思想（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来复兴佛教。后来，他的思想被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僧侣继承，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世界上强大而有影响力的“人间佛教”思潮。在印度，由 Bhimrao Ramji Ambedkar 博士（1891-1956）领导的 1956 年那格浦尔（Nagpur）30 万同阶级集体皈依运动，不仅在印度开创了新的佛教运动，而且影响了世界对佛教的

¹ 参见单侠，2015，《民国时期佛教改革研究：1919-1949》，银川：阳光出版社，页12。

看法。虽然不像东亚国家那么突出，但在东南亚，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南传佛教国家，也见证了佛教对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和佛教基本价值的强烈回潮。由此可见，佛教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佛教面对历史变动和变迁的文化意识与自觉性。这是我们如今看到的东亚国家、越南和西方形成入世佛教思潮的重要前提。

在世界上，人们用许多比较一致的具有相同内涵的术语来表达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思潮。在中国，太虚大师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人生佛法”概念的人，可以说是入世佛教概念的前身。之所以用“人生佛教”的概念来指入世佛教思潮，是因为在他看来，佛教是以人生为本，从而建立修习与教化的方便法门。换句话说，佛教总是以契理与契机的两个精神来帮助人们对佛法理解和实习，从而在当下生活上获得喜乐和幸福。由此可见，在本质上而言，人生佛教无非是回归佛陀的本怀。²传承了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精神，印顺大师（1906-2005），星云大师（1927-）、圣严和尚（1931-2009）、证严法师（1937-）提出并使用“人间佛教”的概念来表示入世佛教的倾向。可以说，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相比，这些代表人物，尤其是星云大师则从实践的角度把人生佛教推到一个新的阶段。³

在西方，“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一词通常被学界认为是一行禅师在1966年的《越南：火海中的莲花》（*Vietnam: Lotus in a Sea of Fire*）中首次提出的。然而，实际上，在这部作品出现之前，“入世佛教”的概念在他的《入世佛教》（出版于1964年）和《现代化道佛》（出版于1965年）两本著作中已经出现了。⁴很难准确判断一行禅师所提出入世佛教是否受到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在一行禅师提出此概念之前，⁵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在越南就得到了接受。在英语语境中，与“入世佛教”相关的含义有许多词，如“Humanistic Buddhism”、“Buddhism in the human world”、“Buddhism integrates into Society”、“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等。与此概念相近的有：“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在发表于《世界宗教学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刘宇光教授认为“入世佛教”概念只是英语译语，它源于法文的Le bouddhisme engage。⁶

可以看出，虽然“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入世佛教”或“左翼佛教”等概念在语言表面上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佛教进入人间的思潮，以实现将人类的痛苦摆脱出来，使人们在当下生活中获得喜乐、幸福。这也是一种注重人生实践的佛教形态，一种回归菩萨理想的入世精神，或为众生回归小乘佛教的“人间性格”。⁷的佛教形态，是小乘佛教的转化。对此，或许无需多言，西方和东

² 星云大师，2016，《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高雄市：佛光文化出版社，页8。

³ 参见赖永海，2001，〈人间佛教与佛教的现代化〉，《普门学报》，第5期，页4。

⁴ 赖国庆，2008，〈入世佛教：从陈仁宗的入世佛教思想之研究〉，阮金山编，《人间佛教与当代社会诸问题》，河内：国家河内大学出版社，页349。

⁵ 最初，“入世佛教”的概念出现在越南，越南语写为“佛道进入人间”（Đạo Phật đi vào cuộc đời）。1966年，《越南：火海中的莲花》（*Vietnam: Lotus in a Sea of Fire*）一书出版时，学界才知道这“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术语。

⁶ 参见刘宇光，2016，〈左翼佛教（Engaged Buddhism）：激进佛学、世俗公民社会与现代佛教的政治反省〉，《世界宗教学刊》，第7期，页4。

⁷ 游祥洲，2012，〈人间佛教与三乘共贯〉，《法印学报》，第2期，页135。

亚地区的佛教修行者和学者大多认同这一点。但从表现形式上看，每一个入世佛教的思潮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中，我们看到他强调“教理革命”、“教制革命”与“教产革命”三个改革思想。⁸因为在他的社会背景下，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佛教就有灭亡的危机，或者对社会精神生活不再有重大影响。承接了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精神，印顺大师、圣严和尚等则偏重于研究佛学与阐扬禅修的方法。因为当深入研究佛学时，人们才能有足够的智慧，从而区分到什么是属于真正佛教的，什么是只是传统民俗与民间信仰的错误传播或消极影响，从而把佛法正确地修行。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活动则极其丰富，从出版文化、辩证辩论、弘法活动，到慈善事业、国际弘法等。入世佛教的证严法师则专注于社会慈善活动等。

从不同的背景出发，之前在越南，后来在西方，一行禅师的入世佛教活动有着特定的色彩。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为了帮助越南战争的受害者，他创办了“青年社会服务学校”（School of Youth for Social Services – SYSS），吸引了广泛的社会群体，从事社会生活，帮助南越南战争中的人民恢复他们的经济，克服贫困和疾病，并重组他们的社会生活。⁹1976年，许多的船民离开自己的国家，滞留在东南亚各国的难民营里，因为移民配额的因素，这些难民没有机会获得任何国家接受。一行禅师和他的代表团组织了救援任务，帮助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流亡在西方后，为了佛教适应这个社会，他创办了一个禅修中心，创造了许多以前在佛教传统中没有的新的修习方法，如“放松禅”、“寂默如雷”、“第二身”、“拥抱禅”等。他甚至为僧侣和在家居士的修行撰写了佛教戒律。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甚至是传统佛教活动中的禁忌。

由此可以看出，入世佛教思潮的不同表现并不能反映这个概念内涵的矛盾，而只是表示入世佛教活动形式可以是丰富多样的。由于我们主要探讨一行禅师的入世佛教活动，因此我们以他提出的“入世佛教”的概念作为本研究的主要依据。

三、一行禅师的“入世佛教”概念内涵

可见，从上文可以看出，从语言表达的角度，一行禅师提出“入世佛教”的内涵似乎反映了与“出世佛教”对立的一种新的佛教形态。但是并不是这样，“入世佛教”并不对立“出世佛教”的形态。实际上，在佛教的发展历程中，“出世佛教”的概念从未出现并作为佛教的一种形态存在，反而，这只是佛教僧团的生活方式之一。人们谈到的“出世佛教”是对传统佛教中“隐居”、“远离”一词的误解。实际上，“隐居”、“远离”一词的意思是远离嘈杂、喧闹的地方，入山林、旷野和僻静的地方去修习和体会觉悟。它只是一种“临时”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与社会生活分开的佛教形态。作为社会的一员，任何人，甚至佛教僧团的成员都无法完全切断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另一方面，原始佛教的主要生活方式是旅行，以乞食来度日，因此与社会生

⁸ 参见金易明，2018，〈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念之渊源及思想背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研究》，高雄市：佛光文化出版社，页624-635。

⁹ 梅村僧身，2018，《梅村禅派》，第2册，CA，美国：蓓叶出版社，页259-260。

活更不可分离。甚至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开悟者的佛陀也从未主张过绝对脱离社会生活。这种观点的一个可靠论据是，当僧团刚成立时，其人数只有60人，佛陀鼓励他们到处去教化和利益众生与诸天。而且，佛陀自己曾拒绝了提婆达多（Devadatta）的要求，当时他要求佛陀规定僧伽必须永远在山林中生活。¹⁰因此，佛教的入世精神已源于原始佛教。这就是为什么星云大师认为，入世佛教（人间佛教）是回归原始佛教的“人间”性，回归佛陀的本怀。¹¹印顺大师则认为，“佛教如不能重视人间，会变为着重于鬼与死亡的，近于鬼教。”¹²更坦率与坚决地，一行禅师认为，若不入世的话，佛教就不是真正的佛教了。¹³

一些人认为入世佛教是单纯的佛教徒对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等不同社会体系的参与。但就一行禅师而言，若只是认为佛教徒包括僧侣、在家居士和佛教爱好者等社会体系的参与者来作为认识入世佛教的标准，那么，人们只是看到它的表象，而没有看到它的本质。正如佛学与佛教道德学研究家达米安·基翁（Damien Keown）说：“佛教不仅致力于与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问题建立联系，而且致力于建立正常家庭生活的思想及其关系。”¹⁴这也只是为一行禅师入世佛教内涵提供了一个方面的解释，尚未全面了解他提倡入世佛教概念的内涵。因为从一行禅师的经典著作，可以看到他主张入世佛教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活动，而是必须反映佛教“生命力”的佛教社会活动。换句话说，佛教的“生命力”，才是入世佛教真正的本质，而该研究者给出的佛教徒对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体系等的参与，只是作为其表现性。这在他写的《佛道进入世间》中这样表述：

将佛教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即努力将佛教之精髓融入到生活中，而以适合生活现实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便生活朝真善美的方向转变。只有在各种各样的生命中充分看到佛教的生命力，我们才可以说佛教确实存在于生活中。¹⁵

从上述观点来看，入世佛教实际上是佛教徒将佛教带入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努力，以帮助人们转化苦难并建立和平的生活，而不要忘记自己的修习理想。换言之，入世佛教不是以入世为最终的目的，而是将它看成是一种方便，从而实现出世解脱的理想。¹⁶因此，并非所有佛教徒参与的活动都被认为是入世佛教的活动。入世佛教活动只有在反映佛教的“生命力”时才具有正确的含义，也就是说，它旨在帮助人们在保持正念的基础上转化痛苦，发起慈悲心与真正的理解。这也就是一行禅师提倡正念

¹⁰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大正藏》，第24册，No. 1450，页149（b8）。

¹¹ 星云大师，2016，《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高雄市：佛光文化出版社，页8。

¹² 印顺大师，《妙云集》下篇之一，台北：正闻出版社，页21-22。

¹³ 一行禅师，2008，《现代化佛教》，河内：传播文化出版社，页7。

¹⁴ Damien Keown 2005. *Buddhist eth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3.

¹⁵ 一行禅师，1964，《佛道进入世间》，西贡：蓓叶出版社，页4。

¹⁶ 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兼论中国佛教的契理与契机〉，《人间佛教》学报·艺文，第15期，页32。

（mindfulness）的实践方法。失去正念，入世佛教活动就不再是真正的入世佛教活动。关于此内容，一行禅师在《我们的世界》中已经明确表示：

在开展社会工作以减轻痛苦时，如果我们不专心正念做事，就不知道如何将入世佛教应用于我们的生活。社会工作者很容易在愤怒和绝望中迷失自己。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将佛教应用于生活，那么我们将知道如何在渡生的过程中照顾和保护自己。入世佛教是教会我们在所有日常工作中都要保持正念的佛道。¹⁷

总之，一行禅师提倡的入世佛教不仅是一种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潮流。它能解决时代问题，同时建立个人与家庭、社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佛教徒在开展这些活动时，总是自觉地保持自己的觉知意识，即他们始终以正念禅修作为入世佛教所有行动的指南。只有同时实现“自利”和“利他”目标的佛教活动才能被视为入世佛教活动，否则只是活动者的自我膨胀行为，离开了佛教真正的修习精神。因此，入世佛教是致力于恢复一行禅师所说的佛教的真正含义。¹⁸实际上，一行禅师与梅村僧伽的弘法生活，生动地表现了入世佛教实践性的意志和行动。它不仅为世界人们特别是当代的西方人提供了禅的生活倾向意识，而且也可以视为当今佛教的一种新倾向。

四、一行禅师入世佛教表现的各个方面

如上所述，一行禅师主张入世佛教不纯粹是作为佛学概念，而是当代社会背景下佛教的使命。这个使命贯彻了他在传教生活中的许多实践性活动。下列是入世佛教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些领域。

（一）一行禅师的社会活动

社会活动是人类活动，可以帮助他人减少或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一行禅师的社会活动反映了佛教的极大入世精神，这在他自己的行道生活中巧妙运用。他的社会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和平运动活动；（2）救济船民；（3）努力建立和谐宗教和普遍性的道德基础。

首先，是和平运动的活动。根据一般的定义，和平就是基于正义和国家和平的基础，没有战争、冲突。因此，和平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努力防止战争和冲突，为人带来和平、平安。对一行禅师而言，和平运动的活动首先是为越南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发言。作为在战争期间长大的越南人，他对越南人民因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深表同情。像越南的其他人一样，他希望战争能够迅速结束，以使人们能够过上太平生活。但是他发现，尽管希望战争快点结束，但佛教徒们不能只坐下来诵经、念佛，而应该以适

¹⁷ 一行禅师，真会庄译，2017，《我们的世界》，河内：劳动出版社，页116。

¹⁸ 同上，页112页。

当的态度、行动融入社会。实际上，入世佛教之所以被认为是和平，非暴力的运动，¹⁹是因为佛教总是以充满慈悲和智慧的态度积极地解决每个社会问题。一行禅师的和平运动就是基于这种精神进行的。他争取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对越南建立和平问题上的支持。他直接参加了与亚洲和非洲民族团体的会议，将越南问题提上联合国大会议程。²⁰他回应国际媒体对越南问题的访问，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建立越南的和平。他不仅在民族维度上，一行禅师对和平问题的贡献，也倾向于人类的维度。在可能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而表示其反对战争、冲突的态度。美国2001年9月11日之后，在纽约Riverside教堂举行的演讲活动为美国领导人提供了“拥抱愤怒”的看法和方法，在2002年组织禅修课及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出建立和平的方法。²¹这也明确地呈现了这一点维度。

他的和平思想和行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在佛经中，和平意味着人类通过集体行为相互合作；²²从更深的意义上讲，一行禅师认为，和平与非暴力的顶峰是一种开放性的、非歧视性的、对任何观点、学说或观念的坚持态度。²³换言之，和平的维度必须从内在发起，其中慈悲是主导因素。因为从最深层来讲，战争、冲突的根源是源于每个人的内心。因此，在更深层面上，为了结束战争、冲突，人们需要在自我的愤怒、仇恨、绝望的态度中“正视、拥抱和转化”。²⁴当人们充满愤怒、仇恨、绝望时，做出重大的积极变化。和平、非暴力不能通过口号、愤怒的行为、态度来创造。²⁵这是他关于和平的观点，站在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维度。因此，他的和平与结束冲突运动是旨在帮助人们建立内在和平并建立全球“兄弟”的努力。

一行禅师不仅举行和平运动，还为越南流亡在海外的船民组织救援活动。这是一行禅师入世佛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活动之一。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为了到其他国家避难而越过边界的越南人越来越多。仅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泰国的避难人数就已超过十五万人，但美国每年仅接收一千人入境，²⁶其余的则不得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避难。而这只是算上船的人数，因为不能明确知道海上漂浮的人数。一行禅师和他的同修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同胞沉没在苦海中，于是他们开始帮助船民，向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提倡接纳船民。当然，这绝非易事，因为当时一行禅师也是一位在法国避难的修行者。甚至连当时世界宗教会的一些领导人都不相信该方案能够开

¹⁹ Victoria, Brian Daizen 2001. Engaged Buddhism: A skeleton in the closet?.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2: 72-91.

²⁰ 一行禅师，1972，《意的回程》，西贡：安沾出版社，页142。

²¹ Jo Confino, 2019, 〈只有爱才能使我们摆脱气候变化的危险〉，诸作者编、真在严等译，《觉醒与慈爱的老师》，胡志明市：鸿德出版社，页79。

²² Them, Do Kim 2014. The way to World Peace via an Integrated Kantian and Buddhist Perspective. In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global peace building*, edited by Thich Nhat Tu and Thich Duc Thien, TP. HCM: Vietnam Buddhist University Press, pp. 251-249.

²³ 一行禅师，真会庄译，2017，《我们的世界》，河内：劳动出版社，页38。

²⁴ 一行禅师，2009，〈佛教对公平、民主、文明社会的贡献〉，一行禅师与僧身编辑，《进入传奇的道路》，胡志明市：东方出版社，页109-120。

²⁵ 一行禅师，2019，〈祈愿艺术〉，诸作者编、真在严等译，《觉醒与慈爱的老师》，胡志明市：鸿德出版社，页191。

²⁶ 真空，陆鸿基等译，2012，《真爱的功课：追随一行禅师五十年》，台北：法鼓文化，页269。

展成功。但是，为了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不可能不急速行动。凭借一行禅师及其同修的急速反应，他们的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美国每年一千人的入境指标增加到八千人，然后增加到一万五千人到最后是十万人。²⁷这个结果不仅显示了他和其同修们的努力，还显示了他在入世佛教行动中的慈悲、大胆的态度：超越了传统佛教生活形式的一切障碍，适应当代的社会生活，而仍然保持传统佛教的本质性的修行。

除了为和平运动的活动和拯救船民之外，一行禅师还为宗教和谐活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此还建立了普遍性的道德基础。通常，从宗教意识的角度来看，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道德价值体系，这是与其他宗教或者心灵传统的区别。但是，从道德本质的角度而言，人的道德属性具有一致性的特征。因此，建设普遍性的道德基础的设想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可行的，具有合理性。当然，为了做到这点，必须具有巨大的本领和开放意识作为基础。当这种巨大的本领可以帮助人们超越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传统性的障碍时，甚至连在宗教意识形态中，道德也是一种属性，开放意识的基础就是这些改革、创新行动的坚实基础。因为从最全面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每一项革新和创造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幸运的是，一行禅师都具备这些要素。他认为人类需要一个共同走向基本道德的生活，来建立兄弟情谊、涵养慈悲心、保护自己与万物。他说的道德基础是“五戒”，但不是传统佛教讲解的五戒，而是他和他的僧身诠释的五戒。这是当下正念生活的五项原则，能够帮助人们有意识地、负责任地生活，彼此沟通和宽恕相处。因此，这是一种超越一般宗教意识和普遍性道德基础的活动。对于这种普遍的道德准则，谁都可以练习、涵养，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成分、种族、性别甚至宗教。这个意义在《和平与环境的佛道之走向》中明确写道：

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教徒；法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或美国人……
我们都能实践这五个戒律。当我们以理解和慈爱生活时，正是我们沿着佛陀的道路前进，即使我们不用任何佛学术语。当穆斯林教徒、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的朋友来到我们这里时，要回到他们的心灵根源，以便他们发现传统珠宝与五律有相同之处。²⁸

由此可见，宗教的和谐意识和建立普遍性的道德基础使他在将佛教带入西方社会的道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多数宗教总是期望许多的信徒对其宗教表示绝对信奉的态度，甚至使用不同的技巧来吸引和引诱信徒，一行禅师认为不能这样做。对他来说，任何组织、共同体具有兄弟情谊、安乐幸福时，人们会很自然地来到该组织和共同体。实际上，有许多其他宗教的人来他的禅修道场尤其是法国的梅村练习正念。在这里，他没有强迫人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和宗教传统，而只是要求他们练习在佛教中看到美好、有意义的东西。²⁹对他来说，没有必要以宗教的名义或者任何学说的名义，也不需要使用任何佛教术语来将普遍性的道德带给所有人。该项目成功的真正需要，不

²⁷ 同上，页269。

²⁸ 一行禅师，真会庄译，2017，《我们的世界》，河内：劳动出版社，页35。

²⁹ 一行禅师，2016，《佛陀教导的慈爱》，胡志明市：东方出版社，页13。

是宗教性说教或道德基础，而是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慈爱的理想生活环境。这也是为什么一行禅师总是认为建立僧身的环境是修行生活的重要使命。

（二）一行禅师培养人才与建立僧身

僧身（Sanga Body）作为一行禅师提出的一个术语。³⁰在将一行禅师的著作译成中文时，中国译者常用僧团或僧伽（巴利文：Saṅgha；梵语：Saṃgha）这个词来翻译成一行禅师所用的僧身。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文译者认为它们的内涵是相同的。但其实僧团或僧伽（Sangha）一词的内涵与僧身（Sanga Body）一词并不完全相同。在提出这个词时，一行禅师把它与另外两个佛学术语词，即佛身（buddha-kāya）和法身（Dharma-kāya）联系起来，他认为它们构成了佛教完整的三身（Trikaya）：佛身——法身——僧身。³¹

就一行禅师的观点来看，僧身的这个概念可以从狭义和广义区分来理解。在狭义上而言，僧伽是所有的佛教徒僧尼。³²在这方面，僧身与僧团或僧伽具有相同的含义。在广义上而言，僧身包括所有帮助我们回归正念的人和周围环境。³³在这方面，僧伽内涵比僧团或僧伽有更广泛的含义。建立僧身作为为了培养健康的生活环境——从人到生活环境——都具有涵养个人的修习的品格与梵行，就是广义上的。

对一行禅师来说，建设僧团是修行者人生中一项重要的心灵工程。在他入世佛教行动的主张上，这个问题得到他的特别关注。1964年，他创立了属于万行佛教学院的组织——“青年社会服务学院”（School of Youth for Social Services – SYSS）。³⁴后来，他在国外流亡时，还成立了许多依据梅村禅修中心修行宗旨活动的组织，其中，“Young Buddhists for a Healthy and Compassionate Society – YBHCS”是将佛教与青年联系起来以实现全球入世佛教的一个典型例子。当前，采用梅村禅修传统的组织遍布世界各地。

除了建设在家居士服务社会奉献员队伍之外，一行禅师还特别关注建立僧伽团体。对于他而言，一个不热衷建设僧伽、建立圣脉的僧人，是值得可怜的。明知道那样做，会使他们面临许多困难和痛苦，但如果因为害怕吃苦受难而不从事建造僧伽之道，那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越南佛教生活实际让他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健康、良好的修行环境，帮助青少年好好修养，脱离“老虎出森林”的不稳定和危险情况。在《安乐的一起生活》上，他写道：

³⁰ 一行禅师使用“僧身”（Sanga Body）与“僧伽”（Saṃgha）还是“僧团”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与僧伽概念的含义相比，僧身概念的含义更为广泛。除了僧伽之义，而且包含了人周围所有的一切之义并可以帮助人们发展其修习品质。

³¹ 一行禅师，2014，《步步安乐行》，河内：鸿德出版社，页170。

³² 同上，页57。

³³ 参见一行禅师，2019，《佛陀之心》，胡志明市：胡志明市综合出版社，页149。

³⁴ King, Sallie B. 1996. Thich Nhat Hanh and the Unified Buddhist Church of Vietnam: Nondualism in action. In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edited by Queen, Christopher S. and King, Sallie B.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 323.

有多少僧侣已落下来，他们离开众僧独居修行时，其实他们的出家理想是非常伟大的。我们也有数十万在越南修学的年轻僧尼，他们缺乏关怀，缺乏修行的指导。其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处于“老虎出森林”的状态。³⁵

年轻僧尼“老虎出森林”的境遇，是一种深渊边缘的境遇，随时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死去。因此，对于一行禅师来说，建立僧团是对有共同理想的人的具体慈悲、仁厚心的表现。此外，只有出家人建立团体，通过他们的脚步、呼吸、正念的微笑和兄弟情谊，才有能力建立共同社区来加深人们对入世佛教的信任。³⁶这里所说的入世佛教，要通过参与者的修行努力，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活力，而不是单纯的理论。当它的活力被生活中的出家人团体深深地体现出来时，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了。

可以说，一行禅师的僧身和道场的意识形成很早。但是，法国梅村禅修中心的建立以及他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弘法之后，僧身和道场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不断增长。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向他皈依、出家。其中许多人是知识分子或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采用他的修行方法的僧身和道场也随处可见，如美国的碧岩寺僧身（Blue Cliff Monastery Sangha）、加州的正念生活团体（Community of Mindful Living Sangha）；加拿大Interlake Mindfulness僧身、密西西比州贝茨维尔（Batesville）的木兰村修行中心（Magnolia Village Practice Center）；德国沃尔德布诺尔（Waldbröl）的欧洲应用佛教研究所（European Institute of Applied Buddhism）；英国东方中游僧身（East Midlands Sangha），苹果花满开僧身（Apple Blossom Sangha），荷兰正念僧身（Mindfulness Sangha）；瑞典安乐源泉（Source of Joy Sangha）和玫瑰花僧身（The Gothenburg Rose Sangha）；西班牙萨拉戈萨僧身（Zaragoza Sangha）、当下普世僧身（Present Moment Ecumenical Sangha）；那威浮云僧身（Sangha of Floating Clouds）；芬兰清流百合花僧身（Sangha White Water Lily）；瑞士心之僧身（Sangha des Herzens）；意大利星斗农田僧身（Campo di Stelle Sangha）、慈悲与智慧僧身（Compassione e Compassion Sangha）等。

此外，在大洲的许多国家也建立了以一行禅师的禅修为修行方式的僧身，如澳洲五顶山僧身（Five Mountains Sangha）；北京修行中心、妙法莲花僧身（Wonderful Lotus Sangha）；泰国青木瓜僧身（Green Papaya Sangha）；新加坡安乐园儿僧身（Joyful Garden Sangha）；香港梅村正念实行中心（Plum Village Mindfulness Practice Center）；印度Noida僧身；印尼竹筏僧身（Bamboo Raft Sangha）、种子稻田僧身（Seeds of Paddy）；南非Sat Chit Anand 僧身等。在越南，还有许多中心、寺院以一行禅师的修行方法为主修法门，如越南顺化中部慈孝寺的僧身。这是祖庭，是一行禅师出家的地方。此外，还有胡志明市庆安寺禅修中心、河内正念生活僧身（Community of Mindful Living），胡志明市法云僧身（Phap Van Sangha）等。可以说，培训人和僧身是一行禅师弘法生活中一项重要的活动。它不仅证实了他对人类心灵生活的价值和影响，而且也代表着“入世佛教”的发展。

³⁵ 一行禅师，2006，《安乐共居的生活》，胡志明市：西贡文化出版社，页9-10。

³⁶ 真空，2005，《文化家的眼睛》，一行禅师编，《像河流一样行走》，河内：宗教出版社，页144。

（三）一行禅师弘法渡生的事业

弘法渡生是一行禅师实施入世佛教一贯、连续性的活动。这项活动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著作活动。他的写作在很早就开始了。然而，在他的青年早期，他的作品主要表达他对生活和佛教的态度。为使佛教进入世间的目的性的创作意识使他意识到，尽管当时的越南僧侣或多或少意识到太虚大师提出的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未真正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停滞和保守仍然是当时越南佛教发展和创新无形的障碍。在一行禅师的《越南禅学的未来》一书中，他写道：

到目前，在越南教义、教制和教会财产三个领域下还没有发生真正的革命。如果不是我们所有人的错误，那是谁的？从教义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保留着一种病态的禅修，其根源是密宗和净土佛教。只有些少数有利的风气能带来一点活力：那是复兴禅学的意愿和使现代化佛教带来生活的志愿。³⁷

1973年，一行禅师和释玄光出版了《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佛教》。根据当时“越南统一佛教教会”的机关——化道院的说法，这是“越南佛教入世教理的纲领”，为入世的新佛教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作品的出版，一行禅师入世佛教的倾向才受到大家的支持。实际上，早在《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佛教》出版前的《火海中的莲花》、《意的回程》这两本书，已清楚地呈现他的入世佛教倾向。然而，与这两部著作相比，《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佛教》的主张就更直接、系统和全面。在那里，团结人民、和谐社会，建设国家的问题也在入世佛教的正式目标一样被确定了。不仅如此，甚至连佛教内部的问题在新的佛教观点下也解决了。此外，还有其他作品或多或少显示了一行禅师对入世佛教运动做出的巨大努力，例如《越南佛教与确的人本走向》、《越南禅学的未来》、《越南文化的未来》、《佛道现代化》等。这些作品很早就出现了，其中包含了他将佛教带入生活的努力的理想。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佛教徒的最基本素养的禅修和道德修养的价值，一行禅师写了许多具有切实价值的作品，例如《步步安乐行》、《正念的奇跡》、《禅行要旨》、《幸福——梅村正念修习手册》、《活在正念的爱里》等。通过这些作品，一行禅师不仅为每个人创建了一个禅修的基础，帮助他们认识和转化生活中的辛劳、僵局；涵养自己与社会和家庭重新建立联系，也使入世佛教更具活力和力量。此外，一行禅师还进行诗歌和文学写作。他的诗内容极为丰富，通过非常特别的笔法来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对他而言，创作诗歌并非是一种娱乐，不只是文字，而是佛教解决人类的痛苦的使命：

当我创作一首诗歌或短篇小说时，我最忧思的就是尽力而为。我的诗歌或小说是否被接受，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竭尽我能做的。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使我的作品展现出我的慧觉和慈爱心。³⁸

³⁷ 一行禅师，2000，《越南禅学的未来》，西贡：蓓叶出版社，页20。

³⁸ 一行禅师，真达译，2008，《的确的权力》，胡志明市：知识出版社，页161。

最后，一行禅师“入世佛教”的主张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他在世界上教导和组织禅修课程。对于教书工作，在60年代他曾在越南的佛学院，在美国大学教过《般若波罗蜜多》的思想、佛教心理学，比较宗教等。但是，他初期的教学方式与后来的大不相同。他曾经说过，如果再次选择，他不仅关注义学佛法，还会更注重应用的方法。对他来说，佛学的教导必须与实践和应用有关。佛法不应该说是空说的。因为如果是空说，没实行的，即使人们对佛教有很多的了解，又可以谈论很多的佛教，但是他们无法体验由佛法实行带来的安静、解脱的幸福。佛法的核心问题是佛法的修习、实行。说法、教佛法者是帮助他人打开认识并向人们提供转化痛苦的修习方法的人，而不是寻求大家的恭敬和尊重的沽名钓誉之辈。为了做到此事，教导者本人必须修行，必须具有安乐和爱心的品质。因为如果没有智慧、没有爱心，任何个人就无法对其他人分享、给予安乐和幸福。³⁹

一行禅师和他的僧身曾到世界各地讲法，分享修行正念禅修的方法，帮助人们挽救破碎的家庭，与祖先、父母，亲戚建立联系，为朋友和夫妻建筑一座深情厚谊的桥梁。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旅途。他曾去过一些特别的地方，如美国下议院，英国、北爱尔兰、印度等国的国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宗教大会（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等地方讲法。他的教导和分享主题的对象属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从普通百姓到知识分子，从商人到政客家，从老人到儿童等。为了提高教学、教育效果，在教授的过程中，他将诗人的个人能力与使用图像的能力，将智慧禅师和顽皮孩子的风格相结合，从而找到了适合每个特定听众的教导方法。⁴⁰因此，他的修学方法被世界广泛接受。

另外，他的教导与为共同提供或促进修学环境有关。这个环境就是僧身，即一个在一起生活、练习禅观的团体。自1982年以来，他建立了梅村禅修中心（Plum Village），如今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国际正念修习中心，拥有200多名永久居住的僧侣和每年来自世界各地修习的数千名禅生。无论走到哪里，他都鼓励所有人建立僧身，以便他们有更多机会修习，实行禅观和与大家分享修行经验和轻松的安乐。目前，一行禅师和他的僧身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禅修中心。此外，全世界还有两千多个团体以梅村的禅修方法为用功方法。他也创建了所谓的“第二身”的练习方法、“安居结冬”、“电话禅修”、“抱着禅习”等，显示了他在为所有人提供修学环境方面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能力。此外，他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开展了许多正念的课程，其中，将正念带入学校的计划（Wake Up School）是在世界上最有名的。

五、入世佛教的文化价值与特征

世界上的每种宗教文化现象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价值。从特定的社会背景出发，一行禅师的入世佛教思想和活动也具有某些特点和价值。以下是一些最典型的特点和价值。

³⁹ 同上，页131。

⁴⁰ 一行禅师、Katherine Weare，真会严等译，2019，《幸福的老师会改变世界》，河内：河内出版社，页35-36。

（一）继承传统性

一行禅师的入世佛教运动不是巧合现象，而是对先前佛教传统精神的继承，尤其是李、陈佛教精神。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入世精神尤其是万行禅师、竹林国师、慧忠上士、陈太宗、陈仁宗等人的思想，给他提供了巨大的灵感。他决定使佛教现代化，使佛教进入世间。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李、陈佛教的入世精神对他将佛教带入生活的直接启发了。一行禅师在《火焰中的莲花》中写道：

佛不在山上，佛在人心，群众的和平幸福要求佛教徒要履行他们的职责，而同时佛教徒仍不忘其精神活动。越南佛教的这种入世精神在其他佛教徒生活中的表现，如慧忠上士、陈仁宗、万行禅师。⁴¹

跟这段时期的一些禅师一样，一行禅师意识到佛教需要在生活中存在作为一种向上的生活方式，以便帮助人们克服苦难或至少减轻人的痛苦。佛教不能离开生活，因为如果离开生活，不倾听人的痛苦声音并帮助他们解决与生活，痛苦有关的问题，那么佛教就不再是佛教。佛教对生活与人们的痛苦的连接是佛教必要性的、本质的，尤其是大乘佛教。

一般来说，继承佛教的入世精神，尤其是继承李、陈佛教的入世精神，并不意味着模仿那些过去时代的入世形式。一行禅师对这一点非常了解，他认为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苦难和困境，因此，佛教进入世间，解决人生活中的苦难也需要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合适的形式。⁴²入世佛教不能一直怀念过去，那些价值对当今的时代已经不再适合。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的“随缘而不变”的精神，是一行禅师入世佛教行动中的一个典型模式，帮助他的入世佛教不断适应社会，同时保留了佛教传统的内在价值。因此，将佛教带入世间的事业中的传统、传承是一行禅师明智的态度，有选择地接受，并愿意消除阻碍佛教发展的因素，以便佛教深入到人的生活。对一行禅师而言，只有当佛教的基本原理出现在每种生活形式中，才可以说实现了佛教深入生活。如果佛教只在生活中，像纯粹的佛学名词或者对佛教本质无关的生活形式一样，那么就不能说佛教存在于生活中。

（二）灵动、适应性

适应性是入世佛教的一个突出特征。因为，每个时代共同的心理特征总是会有一定的变化，人类对佛教的需求也不例外，所以为了生存，在不同的时代要求佛教具有一些适应社会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适应社会，佛教才更容易被社会接受，如果与此相反，佛教将因为形式和框架的僵化被社会淘汰。但是，如果佛教因为要适应社会而将其本质也失去了，佛教就不再是佛教了。佛教的适应之所以能被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在适应社会时，佛教不失掉它的本质。根据大乘佛教的精神，这是“随缘而不变”。

⁴¹ 一行禅师，1967，《越南：火海中的莲花》（*Vietnam: Lotus in a Sea of Fire*），巴黎：海外越桥佛子会出版社，页19。

⁴² 一行禅师，真会庄译，2017，《我们的世界》，河内：劳动出版社，页17。

一行禅师认为，在佛教中，总是有入世和出世两种倾向，但这两种倾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⁴³出世的倾向是构成佛教解放人类苦难的力量的因素，而入世的倾向则是使佛教慈悲、智慧的本质体现在生活中的因素。他曾写道：“仔细考虑，我们会看到佛教在其真精神既具有出世和入世的两个方面。没有出世的，就没有什么可以指导生活和美化生活。若没有入世的，那么它就不再是佛教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慈悲、智慧精神将无处使用。而且，从佛教的相即而言，出世的和入世是有密切相关的。”⁴⁴因此，一行禅师表示，为了实施他入世佛教的使命，佛教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当然，适应并不意味着“体谅”社会所有不合理的需求。适应只是意味着改变佛教的生活形式，但仍要保留其内在价值。实际上，他的佛教奉献活动就是这一特征的生动体现。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初期，他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人和入世的社会组织，以修补和克服战争的后果。但是当战争结束时，他的活动也转向寻找帮助船民的方案，同时建立僧身、建造道场、讲法，写作等。

需要指出的是，适应不是偶然性的特征，而是一行禅师为适合生活的新佛教找到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不断努力的结果。因为历史表明，思想、宗教和社会改革总是不容易的，总会面临障碍和困难。对一行禅师而言，困难和障碍源于社会上存在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是一些保守派，他们总是希望保留佛教的传统生活形式。另一方面，激进派想改变古老的佛教生活方式。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一定会造成一些伤害，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行禅师认为，如果想佛教继续存在，那么佛教徒就不必惧怕困难而让步，而反过来应该采取行动。历史表明，中国禅宗、越南竹林禅派、了观禅派、曹洞宗的灵活性、适应性已使佛教复兴。这种活力的再现不仅具有它们自己的意义，而且还激发了佛教中的革新趋势，使佛教一直是灵活地存在社会中。

（三）革新、创造性

一行禅师的入世佛教活动中的革新性和创造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这源于他的个人维度意识。他发现自己没有可以容纳人们旧的共同体、社会或意识形态观念：“我的衣服，我想要我自己缝制。我找不到社会缝制的衣服。我的衣服在社会面前可能显得很奇怪，不会被接受。我知道这事情。而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这是我个人整体问题。我拒绝人们被迫使用的所有维度。我想，我有自己的尺寸，这是由我找到的。”⁴⁵在这里，一行禅师意识到必须超越这些维度，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生存维度。正是这种意识支撑了他入世佛教活动不断创新的基础。

在社会活动和讲法方面，入世佛教的革新、创造性体现在建立修行道场及其生活方式上。通过世界各地的梅村禅修中心和僧身组织中建立的民主与资深制度可以看出这一点。⁴⁶实际上，民主生活在佛教中并不是新生事物。但是，在民主性的活动正在逐渐消失或未得到适当实施面前，一行禅师的僧身组织中确立的民主性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些僧身组织中，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地位。他们相亲相爱，创造了充满和

⁴³ 一行禅师，1965，《现代化的佛道》，西贡：蓓叶出版社，页10。

⁴⁴ 同上，页10。

⁴⁵ 一行禅师，1972，《意的回程》，西贡：安沾出版社，页129。

⁴⁶ 梅村僧身，2018，《梅村禅派》，第3册，CA，美国：蓓叶出版社，页105。

平与爱意的生活环境、氛围与建立兄弟情谊。入世佛教的革新、创造性还体现在一行禅师讲解佛法、灵活结合组织禅修活动跟心灵传统生活、连结共同体与建立兄弟情谊方面。此外，入世佛教的革新、创造倾向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提出普遍性的佛教道德基础。人们可通过他写的“五戒”、“十四条接现戒”等内容看到他的这些新观点。特别是他和僧身通过《男乞士新修戒本》、《女乞士新修戒本》两本书，把入世佛教的革新、创造性明显的体现出来。

当然，就像他所意识到的那样，一方面他的创新为社会带来了人们新的生动价值，但同时也使许多人感到怀疑，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对佛教的破坏。因为不是佛教中的每个人都期望佛教改革、创新，特别是在道德方面——在这一传统中也不允许个人作出改变的行为，不论任何原因。正如著名的佛教研究者埃德瓦德·康泽（Edwad Conze）说的，在佛教中，对传统性的一些价值，人们不鼓励变革和创新的。⁴⁷但是，实际上不管人们想不想要，传统并不代表整个佛教。佛教是一个全面的整体，其中有许多不同的修养倾向。每种传统倾向都有其自身的价值选择。而且，从社会结构来看，社会总是有一些激进分子，他们对于新的要素、价值总是具有开放接受的态度。正是这些传统、倾向或者对象激发了一行禅师的改革、创新性的一些表现。

六、结语

一行禅师提出的“入世佛教”不是纯粹的佛教概念，而是在越南战争激烈发生和越南人渴望结束战争的背景下将佛教带入社会生活的运动。它是继承越南李、陈佛教的具有新时代气息的新倾向，越过宗教歧视的意识和保守宗教倾向的所有障碍，以解决时代性的问题。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佛教徒仍然没有忘记在任何行动中保持正念。实现“自利”和“利他”两个任务是一行禅师提出入世佛教的突出特点之一。

从新的社会背景下的利益出发，一行禅师“入世佛教”活动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倡导和平、保护环境、帮助船民和世界上的贫困和文盲的儿童；建设僧身，建立道场；弘法和写作；组织禅修和其他对人类有益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一行禅师不仅帮助许多家庭和人找到和平幸福的生活，而且还创造了社会中积极的禅生活倾向。特别是在世界各地根据梅村禅修传统的正念禅方法修行的人共同建设的僧身。一行禅师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和让世界上的人类更接近佛教，尤其是西方人。虽然对人类有那么巨大的贡献，但是一行禅师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成绩，而是僧身和佛教徒共同努力的结果。

尽管“入世佛教”不是世界上一个崭新的潮流，但一行禅师“入世佛教”的运动仍然被认为是佛教文化、人类生活做出的伟大贡献。在那里，同情心、理解被认为是创造佛教新价值体系的核心因素。尽管这个活动并不总是很顺利，尤其是在社会活动中，但基于这种理解和同情心的坚定信心，一行禅师在自己的入世道路上从来未停止过。目前，尽管他年事已高、身染疾病，使他不能亲身参与继续实现他的崇高理想，但在他提到的“承接精神”中，僧身还有皈依他的在家信徒以及全世界直接或间接接受他的思想和修行方法的人们仍在继续他的“入世之路”。

⁴⁷ Edwad Conze，释广渡译，2015，《佛教：本质与发展》，胡志明市：东方出版社，页31。

参考文献

- Damien Keown 2005. *Buddhist eth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wad Conze, 释广渡译, 2015, 《佛教: 本质与发展》, 胡志明市: 东方出版社。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大正藏》, 第24册, No. 1450。
- 洪修平, 2018, 〈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兼论中国佛教的契理与契机〉, 《人间佛教》学报·艺文, 第15期, 页14-35。
- 金易明, 2018, 〈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念之渊源及思想背景〉,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研究》, 高雄市: 佛光文化出版社。
- Jo Confino, 2019, 〈只有爱才能使我们摆脱气候变化的危险〉, 诸作者编、真在严等译, 《觉醒与慈爱的老师》, 胡志明市: 鸿德出版社。
- King, Sallie B. 1996. Thich Nhat Hanh and the Unified Buddhist Church of Vietnam: Nondualism in action. In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edited by Queen, Christopher S. and King, Sallie B.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赖国庆, 2008, 〈入世佛教: 从陈仁宗的入世佛教思想之研究〉, 阮金山编, 《人间佛教与当代社会诸问题》, 河内: 国家河内大学出版社。
- 赖永海, 2001, 〈人间佛教与佛教的现代化〉, 《普门学报》, 第5期。
- 刘宇光, 2016, 〈左翼佛教(Engaged Buddhism): 激进佛学、世俗公民社会与现代佛教的政治反省〉, 《世界宗教学刊》, 第7期。
- 梅村僧身, 2018, 《梅村禅派》, 第2册, CA, 美国: 蓓叶出版社。
- 梅村僧身, 2018, 《梅村禅派》, 第3册, CA, 美国: 蓓叶出版社。
- 单侠, 2015, 《民国时期佛教改革研究: 1919-1949》, 银川: 阳光出版社。
- Them, Do Kim 2014. The way to World Peace via an Integrated Kantian and Buddhist Perspective. In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global peace building*, edited by Thich Nhat Tu and Thich Duc Thien, TP. HCM: Vietnam Buddhist University Press.
- Victoria, Brian Daizen 2001. Engaged Buddhism: A skeleton in the closet?.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2.
- 星云大师, 2016, 《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高雄市: 佛光文化出版社。
- 一行禅师, 1964, 《佛道进入世间》, 西贡: 蓓叶出版社。
- 一行禅师, 1965, 《现代化的佛道》, 西贡: 蓓叶出版社。
- 一行禅师, 1967, 《越南: 火海中的莲花》(*Vietnam: Lotus in a Sea of Fire*), 巴黎: 海外越桥佛子会出版社。
- 一行禅师, 1972, 《意的回程》, 西贡: 安沾出版社。
- 一行禅师, 2000, 《越南禅学的未来》, 西贡: 蓓叶出版社。
- 一行禅师, 2006, 《安乐共居的生活》, 胡志明市: 西贡文化出版社。
- 一行禅师, 2008, 《现代化佛教》, 河内: 传播文化出版社。
- 一行禅师, 真达译, 2008, 《的确的权力》, 胡志明市: 知识出版社。
- 一行禅师, 2009, 〈佛教对公平、民主、文明社会的贡献〉, 一行禅师与僧身编辑, 《进入传奇的道路》, 胡志明市: 东方出版社。
- 一行禅师, 2014, 《步步安乐行》, 河内: 鸿德出版社。
- 一行禅师, 2016, 《佛陀教导的慈爱》, 胡志明市: 东方出版社。
- 一行禅师, 真会庄译, 2017, 《我们的世界》, 河内: 劳动出版社。

一行禅师，2019，《佛陀之心》，胡志明市：胡志明市综合出版社。

一行禅师，2019，〈祈愿艺术〉，诸作者编、真在严等译，《觉醒与慈爱的老师》，胡志明市：鸿德出版社。

一行禅师、Katherine Weare，真会严等译，2019，《幸福的老师会改变世界》，河内：河内出版社。

印顺大师，《妙云集》下篇之一，台北：正闻出版社。

游祥洲，2012，〈人间佛教与三乘共贯〉，《法印学报》，第2期。

真空，陆鸿基等译，2012，《真爱的功课：追随一行禅师五十年》，台北：法鼓文化。